

花醉三千

宸绪篇下

素子花殇
/ 著

他们共进退、目标同，亦敌亦友。
可谁能说，
这一场相濡以沫是彼此深爱，
还是相互利用？
霸业之争、情海浮沉，
谁人能置身事外，
谁人又能独善其身？

唯美言情天后
索子花殇
最新古言力作
附赠／全新番外／

花醉三千

完
结
篇
下

素子花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醉三千. 完结篇 / 素子花殇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09519-2

I. ①花… II. ①素…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8484号

花醉三千 (完结篇)

HUA ZUI SANQIAN (WANJIE PIAN)

素子花殇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李 梅

责任校对：杨 婧 郑小石

封面设计：九一设计

封面插图：@ 竹铃叮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 × 1000mm 1/16 印张：31.75 字数：66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519-2

定价：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二十四章	不离不弃	230
第二十三章	惊天真相	209
第二十二章	天子姓蔚	188
第二十一章	心无尘埃	169
第二十章	君傲之死	149
第十九章	我好想你	131
第十八章	谁的孩子	109
第十七章	龙凤双予	087
第十六章	她还活着	067
第十五章	葬身火海	046
第十四章	新帝登基	023
第十三章	终于夺回	001



第十三章 终于夺回

禁卫们得令，纷纷上前，那些伪装成宫女的男女也不惧，举着兵器迎了过去。一时间，兵器交接的声音大作。打斗声、惊叫声、脚步声，各种声音嘈杂一片，那些臣子跟女眷们纷纷逃到偏殿，远远地看着，就连右相夜逐寒跟左相夜逐曦，哦，不，应该说是康叔跟高朗两人也不例外。

“刀剑无眼，大家都先到偏殿躲躲。”康叔护着大家在一片混乱中转移到了偏殿。百官多是文臣，哪里会武功，而且身边还带着女眷，更是不方便，所幸两个相国会。兄弟两人就护在外面。当然，只是护在外面，并不参与打斗。高台上，铃铛看着这一幕，亦是不动声色地退到了角落里。而鸢颜手中的那个假锦弦忽然出手击向她的胸口，鸢颜眼疾手快，险险避开的同时，大力扯住缠绕在对方颈脖上的烟纱。

一直到对方一张脸被勒成了猪肝色，完全断了气，鸢颜才微微喘息地将手松开。抬眸的瞬间，发现人群中，有谁的目光深凝，她循着望去，就看到叶炫正站在一片刀光剑影中看着她，眸光映着烛火，神色复杂，每一下闪动，都是她看不懂的情愫。心口微微一颤，她别过眼，不再看他。如此形势下也容不得她多想，脚尖一点，她飞身落在混战的人群中，加入战斗。

其他几个一起跳舞的女子亦是跟鸢颜一样，因为身上兵器不易藏，所以未带刀剑，而她们手中的烟纱却并不比刀剑差，一条条甩出去，连绵起伏，轻盈透迤。明明柔软的烟纱，所到之处，却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闷哼声、痛嚎声、拳脚声、兵器碰撞声，各种声音响成一片。空气中有血腥味弥漫。

在一片混乱中，凌澜跟锦弦静静对峙。一人站在门口，一人站在人群中，久久地对峙。忽然，凌澜拔出腰间软剑，脚尖一点，飞身而起，直直朝门口飞过去。原本立于他身后的叶炫见状，脸色一变，连忙也飞身跟了过去。

凌澜落在锦弦的面前。叶炫落在凌澜的身后。于是，就成了凌澜在中间，前后是君臣二人的局面。叶炫的剑尖直指着凌澜，凌澜的剑尖直指着锦弦，而锦弦，只是负手立在那里，凤眸沉沉盯着凌澜不放。

“凌澜，今日你跑不掉了。”锦弦徐徐转眸看了一眼还在痴缠打斗的众人，又将



目光落在凌澜的脸上。凌澜冷哼：“跑不掉的人是你！”话落，凌澜回头，冷眼一瞥身后用剑尖指着他的叶炫，叶炫眸光微微一闪，更紧地握住了长剑的剑柄，“知道吗？我的人就在宫门口，只等我一声令下。”

“你的人？”锦弦不屑地轻笑，“你的人再多，有十万吗？或许你还不知道吧，孟河正带着十万大军在赶过来的路上，这个时候说不定已经到宫门口了。”

凌澜微微一怔。睨着他的反应，锦弦唇角一勾，眼角眉梢都是志在必得的笑意，戏谑道：“哦，你当然不知道。朕刚刚将孟河赶了，你是不是心里还在窃喜呢？告诉你，朕不过是做戏给你们看，麻痹你们这些贼人而已。”

他让赵贤找人送的圣旨就是给孟河的。孟河一直追随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又岂会不知？孟河心中有气他知道，孟河的忠心他也知道，而且他还深知孟河的脾气，所以在圣旨中，他解释了他一切做法的原因，虽然在今日之前，他的确是忽略了对孟河的嘉奖。他让孟河带兵来宫护驾。他深信孟河会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胜券在握，主动权在他这边。

“束手就擒吧，或许朕会考虑赐你一个全尸！”锦弦倨傲地看着凌澜。凌澜同样回看着他，片刻之后，忽然就笑了：“锦弦，看来，你还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我，我凌澜从不打无把握之战。”

锦弦笑容微微一敛：“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皇上不是说孟将军去军营调兵了吗？那我们就看看孟将军是如何将拉肚子拉了一上午的十万士兵带过来？”

凌澜淡声说完，锦弦脸色一变：“你说什么！”

“我说，军营里的茅厕一个上午都供应不过来，十万人啊，轮流挤茅厕，那场面，真是蔚为壮观，怎么，没人过来禀报皇上吗？也是，这多低俗的事儿啊，怎么能来叨扰无比尊贵的皇上。”

“你——你竟然给大军下毒？”锦弦伸手指着他，又是难以置信，又是气得不轻。

“错，不是下毒，我还不至于跟皇上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是早膳的小米粥里加了点巴豆而已，死不了人的。”凌澜气定神闲道。心里却暗自庆幸，幸亏这样做了。他们的第一计策原本想着离间孟河和锦弦的关系，正好可以利用此次锦弦嘉奖了他跟叶炫却忽略孟河这件事。孟河手下有两个副将是他的人，他让副将在孟河耳边吹风，意在挑拨，然后今日早晨又让人偷走了孟河的进宫腰牌，他知道，依照孟河的暴躁脾性，一定会闹，只要一闹，他就设法让人将消息传到锦弦这边。

果然，一切都如意料中一样，只是，他没有想到，锦弦竟然是将计就计。幸亏他做了两手准备，让副将在大军的膳食里做了手脚，不然，今天还真的得栽在这个阴险狡诈的男人手上。

锦弦显然气得不轻，胸口起伏，眸子里有根根血丝爬上来。

这时，一个宫女自雨幕中急急跑过来，快步入了未央宫的大门，叶炫识得此人，是司乐坊的婢女湘潭。湘潭浑身湿透，神色有些慌乱，进门见到三人对峙的画面微微一怔，径直走到凌澜的身边，低声道：“爷，姑娘不在碧水宫。”

凌澜脸色一变，转眸看向锦弦。虽然湘潭声音不大，可几人毕竟隔得近，湘潭的话，锦弦自是也听在耳里。见凌澜骤变的脸色，锦弦眸光微微一闪，笑道：“既然已经知道你们谋反的计划，朕就想到你们会去碧水宫劫人，朕又怎么会将人继续留在碧水宫呢。”

“说，鸢颜在哪里？”手中长剑直直对上锦弦的眉心，凌澜嘶吼道。锦弦轻笑别过脸，一副不想告诉他的模样，却在下一瞬，眸光一敛，袍袖飘扬，一柄软剑，从袖中快速而出，直直刺向凌澜的胸口。谁都没想到他竟然袖中藏剑骤然突袭。湘潭脸色一变，高声惊呼，所幸凌澜眼疾手快，连忙举剑去挡，才险险避过那致命一剑。两人便打斗在了一起。

高手过招，旁人自是插不上，譬如叶炫，譬如湘潭。一时间只见两个身影，一抹雪白，一抹金黄，痴缠相斗，两尾长剑如龙，变幻莫测，带出幽蓝的寒芒在空中相接。两人从门口一直打到门外，从门外一直打到雨幕中。其实，确切地说，是凌澜一边进攻，一边逼着锦弦在走，朝着碧水宫的方向。

雨越下越大，瓢泼一般，天地同色，都是灰蒙蒙一片。湘潭跟了出来，站在未央宫的宫门口望着雨幕中的两人，叶炫也紧随其后。湘潭回头戒备地看着叶炫，叶炫大手执着长剑，也转眸看向她。一时间，竟不知道要不要出手。很奇怪的感觉。叶炫觉得自己的立场从来没有这么乱过。

雨中的两人越打越凶，身形纵跃交错间，手中长剑劈开倾泻而下的雨柱，惊起漫天骇浪。凌澜剑法精湛、变幻莫测，锦弦亦是快如闪电、招招狠戾，两人都早已浑身湿透，发上、衣袍上，无一丝干迹。

“快说，她在哪里？”雨声喧哗，凌澜在大雨中咆哮。

“杀了朕，你一辈子都别想知道她在哪里。”锦弦森冷地笑，笑得狂妄邪气，也笑得有些穷凶极恶。于是，凌澜手中的剑愈发凶狠，逼着锦弦不断后退。

见帝王渐渐处了劣势，躲在廊柱后的赵贤惊呼：“护驾，护驾！”未央宫里打斗的禁卫闻言冲了出来，纷纷冲进雨幕，帮助锦弦一起对付凌澜。而凌澜的那些人自然也不是吃素的，同样紧随着禁卫而出，追杀上去。一大堆人就在大雨中打得不可开交。

鸢颜亦是出了未央宫，经过叶炫的身边时，身形微顿，却终是没有看对方一眼，冲进了雨幕里。叶炫欲抬步跟上去，边上的湘潭就也迈了一步，一副他若不动手，她便不动手，他若加入，她便对他不客气的样子。叶炫瞥了湘潭一眼，终是没有动，而目光却是再也没有离开过雨中的那个身影，唇线越抿越紧，紧紧握在长剑剑柄上的大手更是指甲泛白，微微颤抖。

鸢颜直接加入凌澜这边，与他一起对付锦弦，手中烟纱虽被雨水打湿，却丝毫不影响她的发挥。锦弦本已经有些力不从心，鸢颜的加入，更是变成了他一人敌两人，边



上的禁卫想抽身过来帮忙，却又被凌澜的人纠缠住。于是，锦弦更是劣势尽显，慢慢地，就只有招架之功，却没了还手之力。

雨水不断冲刷在脸上，当脸上的紧绷感越来越松弛，鸢颜才意识到自己脸上的面皮虽然防水，却不能在雨中如此暴淋。不过，也无所谓了，既然今日来反，所有人就已经知道了凌澜跟鸢颜这两个身份必然是有联系的。只要撇开了相府就行。见面皮半掉不掉，她索性伸手一抹，将脸上的面皮抹掉。当面皮掉在地上，当鸢颜真实的眉眼暴露在锦弦的面前，锦弦震惊了，差点都没避开凌澜狠刺过来的一剑。

“你……”锦弦难以置信。鸢颜轻笑，眸光却是骤然一冷，在锦弦险险避开凌澜那一剑的下一瞬，手中烟纱直直甩出去，缠上对方的腰身。“皇上不是一直想看踏水舞吗？不久前我们在未央宫里跳的那曲便是，只可惜，皇上当了缩头乌龟，让别人顶替前来，皇上今生怕是再也没有机会看了。”鸢颜一边说，一边手中用力，想将对方拉至跟前，锦弦脸色一变的同时，连忙挥剑，将缠绕在自己腰上的烟纱砍断。

可此时凌澜的下一剑又再次带着风驰电掣的速度直直刺了过来，锦弦眸光剧缩，想要避开都来不及，惊惧的瞳仁里映着锋利的剑尖劈开一路倾泻的雨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而鸢颜同样云袖扬起，抛出只剩下一截的烟纱，准备再次将对方缠住。似乎败局已定，再无回天之力，锦弦忘了动，其实再动也没有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电光石火之间，只见一抹藏青色的身影飞身而来。

“当——”的一声，挡开凌澜几乎就要刺在锦弦胸口的长剑，与此同时，更是大手一抓，握住烟纱的另一头，大力将烟纱扯开。兵器重重相接，凌澜被震得一个轻盈后翻稳住身子，而鸢颜猝不及防，又加上身子并未痊愈，被这样大力一扯，身子斜斜飞出，撞在边上的青石花坛上，跌落在地上。

“鸢颜——”凌澜一惊，连忙飞身前去。而惊住的又何止他一人，护在锦弦面前的那抹藏青色身影亦是。他垂眸看着自己手上的半截烟纱，再慌痛地看向那倒在地上水洼里起不来的女子。他……他竟然用了那么大的力道。女子蹙眉撑着身子，也透过雨幕朝他看过来，沉痛的眸子、苍白的容颜被雨水割离得支离破碎。

“叶炫，多亏你出手及时，待这件事情平息后，朕一定会重重赏你。”逃过一劫的锦弦微微喘息。

“快去杀了他们两个！”他伸手，指着倒在地上的女子和赶过去蹲下身的男人。叶炫没有动。

“你怎么样了？”这厢，凌澜蹲身，正欲将鸢颜扶起，被鸢颜扬手止住，她另一手捂在腹上，秀眉皱在一起，雨水冲刷下的小脸惨白如纸，就连嘴唇都毫无一丝血色，她咬着唇瓣，佝偻了身子，似是在极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凌澜猛然意识过来什么，脸色一变，连忙伸手探上她的脉搏。瞳孔剧烈一缩，他垂眸下意识地看向她的身下。果然，在她粉色的裙裾下，有殷红缓缓流出，融入身下的水洼里，慢慢晕染开来。

“鹜颜。”凌澜惊痛地看着她。

“没了，是吗？”她眸色痛苦地看着他，小声开口。

凌澜看着她，看着她的脸上，纵横了一脸的水不知是雨水，是汗水，还是泪水。那日在云漠的山洞里，叶炫刺她两剑，他给她救治的时候，就发现了她的喜脉。也是因为这个，他才决定将自己身上的血放出来输给她。因为她失血过多，一直昏迷不醒，本来大人就很危险，对于腹中的胎儿更是十分不利。这也是后来，为何他决定去采“夜绽”的原因。他不知道她几时才能醒，但是他知道，如果她一直昏迷下去，孩子必定胎死腹中。他必须给她补血，他必须让她尽快清醒。

所幸，她醒了。他没有跟她说这事。他不是很清楚她知不知道自己有孕，他想，依照她的做事风格和细腻心思，她应该是知道的。毕竟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就算自己不会医术，至少，月事来没来，自己心里应该有数。而且那日他探脉搏的时候，胎儿已经四十多天的样子，想来，应该是灵源山上，她身中醉红颜那次后有的。

“鹜颜。”他伸手点了她腰间的几个大穴，正欲将她抱起，却是被她猛地抓住了手。

“你早就知道是吗？”鹜颜喘息地问他。凌澜俊眉微拢，没有回答：“我抱你去走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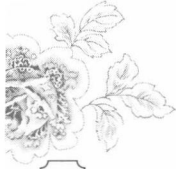
“你是医者，我知道你早就知道，我也去找过大夫，大夫说，我身子刚受重创，失血过多，如果此时堕胎可能会引起大出血，原本我还想着等身子休养一段时间再……现在好了，药都不需要了，也不需要下决心，挺好的……”被凌澜抱起的同时，鹜颜垂眸，怔怔望着水洼里的一泓血水，笑得黯然，笑得苦涩。

凌澜一声不吭，痛苦的神色却是纠结在眸子里。他知道，她想要留下这个孩子的，不然，刚才也不会说下决心之类的话，不然也不会孩子那么大了一直没堕，再大就堕不掉了，得引产才行。留下一个不该留下的孩子，这对于一个永远理智走在情感前面的人来说，有多不易，他很清楚。可是，造化弄人，孩子没了。他方才探她的脉搏，孩子已然流了。再无回天之力。而且因为她的身子大创未愈，还出现了血崩的迹象。

抱着鹜颜疾步而行，凌澜眼梢一掠，冷冷地掠过那个一动不动站在大雨里的罪魁祸首。起先，叶炫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直到目光触及水里的那一摊殷红，又看到女人染血的裙裾，才猛地意识过来什么，愕然睁大眼睛，难以置信。他做了什么？他垂眸看向自己的手。他刚才做了什么？他努力地想，他颤抖地想，就在刚刚，就在刚刚他做了什么？

他用剑挡下了凌澜刺向锦弦的剑，他徒手抓住了鹜颜缠向锦弦的烟纱，然后大力扯开。大力？他用了大力！他成功在姐弟二人的手下救下了他的主子，他的君王，锦弦，而鹜颜被他的大力甩了出去。然后呢？然后重重砸在了花坛上，腹部着地，然后，然后……然后就是血，好多血，从裙裾下流出……

老天！



“鹜颜……”他的唇抖得厉害。

“鹜颜……”他颤抖地唤着她名字，忽然举步朝走廊上跑去，一颗心又慌又痛。

锦弦怔了怔，快速扫视了一圈雨中众人打斗的身影，朝不远处躲在廊柱后微微探了一点脑袋的赵贤使了一个眼色，赵贤会意，返身跑开。

那厢，凌澜已经将鹜颜放在廊柱边让她坐靠在那里，快速跟湘潭交了几味药，让她去太医院取，然后又吩咐了几人护在鹜颜身侧，便提起长剑，径直迎上雨中飞奔而来的叶炫。这一剑，叶炫没有去避，也没有去挡，脚下依旧不停。

“不要！”身后传来鹜颜惊惧嘶哑的声音。眼见着剑尖就要直直刺入叶炫的眉心，凌澜骤然手腕一转，身子在空中往后一翻，才紧急撤回了手中软剑。见叶炫还在不管不顾地往鹜颜那边跑，凌澜又伸手一抓，一把抓住叶炫的手臂，将他大力拉回，下一瞬，“啪”的一声清脆耳光响在大雨喧哗里。

“若不是鹜颜，我恨不得杀了你！”凌澜红着眸子嘶吼。叶炫苍白的脸颊上瞬间浮起五个红红的手指印，可见，凌澜用了蛮力。叶炫没有吭声，凌澜只觉得还不解气，手臂骤然一扬，“啪”又是一记耳光重重落在叶炫的另一侧脸上：“你知不知道，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不知道是被凌澜的耳光击到，还是被凌澜的这句话震到，叶炫脚下一软，踉跄了好几步，才失魂落魄地站住。依旧没有吭声。凌澜的第三巴掌再次落下，第四巴掌，第五……

“你凭什么这样对鹜颜？”

“你凭什么这样伤害她？”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见过的最蠢、最笨、最无能的男人！”

“……”

凌澜俨然疯魔了一般，一边猩红着眸子嘶吼着，一边重重扇着叶炫的耳光，一下又一下。叶炫也不避不躲，也不反抗，也不说话，就承接着。

“凌澜，够了……”鹜颜痛苦地摇头，嘶哑干涩的声音被大雨声淹没。

“全都住手！”男人的厉吼声划过雨幕，骤然响起。雨中打斗的众人全都停了下来，循声望过去，包括凌澜，也包括虚弱靠在廊柱上的鹜颜，还包括站在雨中的帝王锦弦。

出声之人是禁卫副统领，在他的边上站着内务总管赵贤，在两人的身后，乌泱乌泱都是人。是弓弩手。禁卫中的弓弩手。显然，是赵贤去通知了对方。一排一排的弓弩手快速四散排开，顷刻就将未央宫的外面包围了起来。手中的弯弓全部都已上了羽箭，更拉满了弦，对着场中的众人。

锦弦笑了，仰天大笑。好一会儿才止住，然后举步，缓缓朝凌澜走去。或许是为了安全考虑，他并没有完全靠近，在距离凌澜还有几步远的地方站定，轻勾着唇角，看着凌澜，又扫了一眼全场，缓缓开口：“凌澜，就算你的人在宫外将皇宫包围了只等你

一声令下，那又怎样？大不了同归于尽，朕，现在就让你们死！到时候看你们群龙无首，他们还等谁的一声令下？”

锦弦说完，唇角蓦地笑容一敛，挥臂道：“放箭！一个都不许给朕放过！”

顿时，“嗖”“嗖”“嗖”羽箭漫天飞起，穿透雨幕，直直朝大雨中的那些人飞来。众人脸色一变，连忙挥剑劈挡，凌澜也松了叶炫，闪避，而走廊上，守护懿颜的几人也挡在其前面，挥剑劈斩。但是，还是有人没有躲过。闷哼声、惨叫声四起。凌澜从袖中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抛向天空。顿时，璀璨的七彩烟火噼啪绽放，如美丽的昙花绽开在大雨滂沱里。

是信号。

锦弦瞳孔一敛，厉声吩咐弓弩手：“给朕再放！”唇角勾着一抹嗜血的冷笑，有些歇斯底里。

凌澜蹙眉，因为考虑到今日大雨，那枚烟花已经经过了特殊制作，以确保在大雨天也能燃着，但是，绽开却只是一瞬，很快便熄灭了，而且雨天天色苍茫，这般刹那的绽放也不知外面看没看到。总之，形势非常严峻。

就在弓弩手羽箭再次上弓，准备进行第二轮的齐射时，骤然传来纷沓的脚步声。众人一怔，全都循声望去。又是乌泱乌泱一拨人奔至。锦弦刚开始还以为是凌澜的人，心想着，这也太快了吧，信号烟花刚刚燃放，这些人下一瞬就出现了，可当看到那拨人穿着整齐统一的禁卫服时，一颗心大喜。原来还是他自己的人。禁卫军的弓弩手分左营右营，方才来的是左营，现在来的是右营。凌澜啊凌澜，今日看你插翅也难飞出去。

新来的一拨人也是快速散开，包围在原本的左营的弓弩手身后的不远处。凌澜这边的人都面色凝重，心知凶多吉少，懿颜眸色忧虑地看向凌澜，凌澜眉心微拢。锦弦见状，忽然改变了主意，扬手止了弓弩手，转眸看向凌澜，眼角眉梢都是志在必得的笑意：

“凌澜，你们已是穷途末路，还要垂死挣扎吗？只要你们乖乖束手就擒，并告诉朕蔚景在哪里，朕便放过你手下的这些人，饶他们不死，赏你跟懿颜两人全尸！”

所有人都看向凌澜。凌澜却是透过雨幕回望着锦弦，任凭雨水冲刷而下，也未眨一下眼睛。忽然，唇角一弯，轻轻笑开：“我尊敬的皇上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状况，请皇上看看那些将士们手中的弓箭，所指的方向。”

众人一怔，锦弦更是脸色一变。所有人又全都朝后来的那一拨弓弩手望去。在看到他们手中拉满弦的羽箭，直直指着他们前面的那一拨弓弩手的背心时。全场惊错，锦弦更是身形一晃，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你们……你们不是朕的右营吗？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其中一人朗声回道：“我们听从叶统领安排。”

叶统领？众人震惊，锦弦愕然看向叶炫。叶炫眸光微闪，轻抿了唇瓣。凌澜唇角微微一勾，看来他猜得没错，刚刚他看到这些人弓箭拉开的目标是前面左营的人时，他



就在想，是不是叶炫。还果然是这个木头。

“叶炫，你竟然背叛朕！”锦弦难以置信地摇头，一双眸瞬间染上血色，盯着叶炫，咬牙切齿，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了一般。

叶炫沉默地低下头。他并不想这样。他也并不是背叛。这些人是他安排的不错，可是，他也是没有办法，到万不得已才为之。他不想锦弦死，也不想鸢颜有事。可看到刚才那样的架势，锦弦竟然连这些人当中有自己那么多的禁卫都不顾，就下令弓弩手放箭。这样下去，凌澜跟鸢颜必死无疑。他不想做个不忠不义之人，可他也看不得鸢颜死。如果鸢颜有事，他宁愿自己死。

“你这个叛徒，你这个不忠不义的叛徒！”锦弦愤然嘶吼，身子在大雨中摇摇欲坠。

胜败已分、大局已定。等外面的那些人看到烟火信号，进宫来，他更是穷途末路。

凌澜眸光一敛，忽然脚尖点起，举起手中长剑，直直朝锦弦飞过去。而在他身边的叶炫见状，也同样飞身而起，将凌澜手臂一拉的同时，越过他身边，飞在他前面，先他一步落在锦弦的身前。锦弦以为叶炫要对他不利，刚准备举剑刺向他，就听到他急急低声道：“快挟持我做人质！”

锦弦瞳孔一敛，收了手中力道，可已然太迟，剑已刺出，且刺向了叶炫的心口。

“叶炫！”远处似乎传来女子惊呼的声音。叶炫闷哼一声。所幸因锦弦的紧急撤手，剑尖并未刺入太深。锦弦又用力一拔，剑尖带出一串殷红的血珠，锦弦长臂一捞，将叶炫擒住，下一瞬，锋利的剑锋就直直横在叶炫的脖子上。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落在两人身前的凌澜亦是眼波一动，冷冷扫了一眼锦弦，又眸色深深地看着叶炫。虽然雨声太大，他没有听清楚叶炫跟这个男人说了一句什么，但是看现在的行为，他想他已然知道。刚刚还以为叶炫的榆木脑袋开了窍。却原来还是愚忠一个。叶炫啊叶炫，我知道你夹在中间的为难，可是，这世上之事，又岂是事事都有两全之策？

目光所及之处是叶炫被他扇得红肿的脸颊，微微垂目，目光在叶炫胸口的殷红上稍顿，他又回头望去，走廊上，鸢颜脸色苍白，满目沉痛复杂，凌澜眉心微蹙，徐徐转眸，看向锦弦，沉声开口：“你想怎样？”

锦弦一手举剑横在叶炫的脖子上，一手快速点了叶炫的穴道，然后，伸手指，直直指向坐靠在廊柱边的鸢颜，咬牙，一字一顿道：“朕要她死！”

众人一惊，凌澜跟叶炫更是瞳仁一敛，鸢颜微微垂目，小脸清冷，就像是锦弦手指所指的人是别人一样。

“皇上！”是叶炫。虽然身上穴道被锦弦所点，但是，只是手脚不能动而已，听跟说都不影响。他原本只是想保住这个主子的性命，协助他逃脱而已，没想到他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皇上此举，只会……”他的话还未说完，肩胛处又是骤然一重，锦弦竟然连他

的哑穴都点了。锦弦并未看他，凤眸中森冷的目光凝落在鸢颜那边，末了，又缓缓转眸，看向凌澜，唇角一点一点勾起。既然，大势已去，今日他锦弦要败在这个男人的手上，他不好过，他也不会让这些人舒坦。

很明显，鸢颜便是叶炫深爱的那个女人，而且，凌澜跟这个女人关系匪浅，不然，那日灵源山上，这个女人身中醉红颜，凌澜不会连什么毒都不知道，就冒死现身出来要解药。还有，刚才，叶炫失手让那个女人滑胎，他如此疯狂地揍叶炫，更说明关系绝非一般。所以，那幅画像上的男孩女孩，就是凌澜跟鸢颜。鸢颜同样是他深爱的女人也不一定。不对，这个男人爱的是蔚景。想到蔚景，锦弦蓦地想起一件事来。如果说这个才是真的鸢颜，那么碧水宫里的那一个鸢颜又是谁。很显然，此次宫变，就是为了营救那个女人而来。所以……

锦弦瞳孔倏地一敛，她是蔚景。那个女人是蔚景。正兀自想着，男人低低的笑声传来，他抬眸望去，是凌澜。

“你难道还以为自己是那个掌握着生死大权的帝王？你已是穷途末路，自身都难保，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去死？”

“是吗？”锦弦轻嗤，“她不死也可以，那就他死吧！”说着，锦弦手里的长剑就朝叶炫脖子上收了收，锋利的刀锋触碰着叶炫的喉结，似乎下一瞬就要割下去一般。

凌澜淡然摇头，一副完全不为所惧的模样，并且伸手朝他优雅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说道：“请便！”末了，便收了手臂，长身玉立在大雨中，一副好整以暇等待的姿态。

叶炫眼帘微微一颤，锦弦更是没想到凌澜会是这般反应，冷然道：“别以为朕不敢。”

“我有说你不敢吗？我说请便。”凌澜依旧不为所动。

“好！”锦弦点头，薄薄的唇边噙着一抹冰冷的弧度，“好！既然人家为了帮你不惜背叛主子，而你却罔顾人家的性命，那朕就成全你。叶炫，你也休要怪朕，是你心生外向、对主不忠在先。”锦弦一边说，一边握紧手中长剑，对着叶炫的颈脖作势就要划下去。

“等等！”啞哑的女声划过雨幕而来。锦弦唇角几不可察地一勾，不用看，他也知道是谁。鸢颜是吗？徐徐抬眼，他朝鸢颜看过去。

凌澜忽然转身，也朝鸢颜那边走，众人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直到他一直走到鸢颜身前，手臂骤然一扬，快速在鸢颜身上点了几下之后，众人才反应过来。他点了鸢颜的穴道。鸢颜震惊地看着他，无奈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就只能看着他。凌澜没有吭声，只默然转过身，又走回到雨中自己刚刚所站的地方站定，依旧一副闲适的姿态睥睨着锦弦：“你继续，我等着，等你杀了叶炫以后，我们好动手擒你。只麻烦你快点，这天还在下着雨呢，那么多人都在淋雨等着你，请吧！”

叶炫眼波一动，鸢颜脸色更白。锦弦却是气得不轻：“你——”



“我怎么了？”凌澜轻笑。

想跟他玩心理战术，他还真不怕。他就不相信，他会真杀了叶炫。当然，他并不是说他会舍不得，会顾及君臣之情，而是因为叶炫现在是他手中唯一的筹码，他了解他，这个男人绝对不会笨到亲手毁掉自己的筹码。其实，这些道理，他相信鹫颜也懂。但是，在感情面前，又有几人能够理智对待，所以，他点了她的穴道，一来，不让她冲动，二来，给锦弦施压。

看来，效果达到了。看着锦弦恼羞成怒的脸，他又闲闲浅笑重复了一遍：“我怎么了？”

“你难道就不想救回你的女人吗？”锦弦骤然开口。凌澜唇角笑容一僵。他的反应锦弦尽收眼底，得意之色就一点一点爬上眼角眉梢，“所以，不要以为朕不敢杀叶炫，没了叶炫，朕手上还有你的蔚景不是。”

蔚景？你的蔚景？纵使雨声喧哗，风声猎猎，依旧没能遮住全场低低的哗然。凌澜眸光敛起，胸口震荡，缓缓垂目，静默了片刻之后，他再次抬头看向锦弦，唇角笑容漾开：“忘了跟皇上禀报，蔚景我们早已经成功救到。”

这次轮到锦弦面色一滞。同样，凌澜也将他所有微末的表情尽数收进眼中，继续道：“所以，我们无所畏惧！”一字一顿，掷地有声，笃定而自信。

锦弦脸色白了又白，凤眸定定望进凌澜的眼底，似是想要将他看穿。五指收紧，攥住了手中长剑，凌澜坦然承接上他的目光。四目相对，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因为跟锦弦隔得近，叶炫清楚地听到落在他颈脖后的呼吸慢慢变得粗重。

一点一点殷红慢慢爬上锦弦的双眸，他的眼中一片血色，死死盯着凌澜，薄唇紧紧抿成一条没有弧度的直线，许久，忽然咬牙切齿道：“凌澜，算你狠！”最后一字落下，他亦是挟着叶炫脚尖一点，飞身而起，从禁卫们的头顶踩踏而过，直直往宫门口的方向飞去。

众人一怔。逃了？

“爷，要不要追？”有人立即上前请示。凌澜站在雨幕里，微眯着眸子望着锦弦跟叶炫离开的方向：“派人跟着，只是跟着，有任何情况先来禀报，他有人质在手上，切莫轻举妄动！”

“是！”几人领命而去。

那些原本还准备负隅顽抗的禁卫，见帝王就这样弃宫而逃了，纷纷丢了手中兵器，缴械投降。躲在廊柱后的赵贤早已惊慌失措，正欲趁众人不备偷偷溜走，可还没走两步，就被一个女子用手巾缠了回来，跪在地上。

文武百官以及各府女眷都挤在未央宫的门口、窗边，震惊地看着这一切，一个一个回不过神来。人群中，扮作右相夜逐寒的康叔和扮作左相夜逐曦的高朗互看了一眼，唇角皆是一弯。站在角落里的铃铛缓缓垂眼，看着自己身前的地面，不知心中所想。

雨越下越大，明明还是晌午的时间，天色暗得就像是快要入夜了一样。凌澜转身，走到鸢颜身边，伸手解了她的穴道。

“你怎样？”他问道。鸢颜顺势握了他的手：“蔚景真的救出来了么？”

凌澜眸色一黯，轻轻摇了摇头：“没有。”

“没有？没有你就这样放他走了？”鸢颜愕然睁大眼睛，只觉得难以置信。换做寻常人，不发疯才怪。

“不放又怎样？不放，他会交出来吗？而且……叶炫还在他手上不是吗？”凌澜说完，吩咐已经去太医院取药回来的湘潭找个地方煎药，又吩咐两人将鸢颜扶进未央宫偏殿先歇着，自己则是再次走入雨中。

“你去哪里？”回神过来的鸢颜急急问道，这剩下的残局还没收拾呢。

“碧水宫！”男人头也没回，步履飞快。

凌澜踏进碧水宫的时候，碧水宫里早已经一个人都没有。宫女太监一个都没有。也是，宫里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怕是早已经闻风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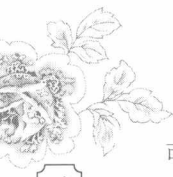
外殿、中殿，凌澜径直走进内殿。内殿的桌上还摆着满满一桌酒菜，有荤有素有汤有饭，只是看样子，一动也未动。将目光从饭菜上收回，他缓缓看向四周。内殿被几扇精致山水屏风隔成两半，一半居用，一半是温泉池。他缓缓走进屏风后面。

温泉池里池水清澈，一眼能望见池底的玉石砌面，就连里面用来按摩脚底的细小圆石头都看得清清楚楚。温泉池很大，池中央是一尊仕女铜像，仕女姿势优雅地端着一只铜壶，铜壶的壶嘴一直有水洒下来，发出“叮咚叮咚”的清脆之声，响在静谧的殿中，尤为悦耳。这也是此池中的水一直如此干净清澈的原因，因为一直在换水，铜像就是用来做循环之用。

凌澜又四下看了看，俊眉微拢。蔚景，你在那里？刚刚鸢颜问他，没有救出蔚景，怎么就放锦弦走，其实他有他的打算。没有人比他更想救出蔚景，也没有人比他更担心蔚景在锦弦身边。但是，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一再告诫自己要冷静。

记忆中，似乎任何事情只要跟蔚景沾上，他就会变得没有理智，而每次，就是因为他的那一份冲动，又让事情变得更糟。他了解锦弦，在今日这般情况下，他是不会交出蔚景的，绝对不会。不仅因为他一直以来对蔚景的占有欲，更因为他很清楚，蔚景在他手上，他们就不敢将他怎么样，钳制蔚景，等于扼着他们的咽喉。

既然不会交出，便只能另想他法。所以，他让锦弦走了，并故意说，蔚景已经被他们所救。他当时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想看看锦弦的反应，希望能从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另外一个就是，放锦弦走之后，正常人的反应，必定会去关押蔚景的地方确认，看人是不是真的被他们救走，所以，他让人不追，只悄悄跟着，有消息回报，不打草惊蛇，就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找到蔚景。



可是，锦弦当时的反应却有些奇怪。对他的话相信得太快了。他说，蔚景被他们所救，锦弦的反应就是一震，他说，他们无所畏惧，锦弦就不吭声，接着就说，凌澜，算你狠！心思缜密如锦弦，阴险狡诈如锦弦，善猜多疑如锦弦，他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怀疑他说的话吗？毕竟蔚景又没出现。难道就不觉得是他故意诈他吗？所以，那一刻，他忽然生出一种感觉，蔚景会不会已经不在他手上？不然，依照锦弦的性子，一个曾经推蔚景出来替自己挡剑的男人，应该一开始就会用蔚景来威胁他才对，而绝对不会几次处于劣势、身陷绝境都没将蔚景搬出来。

可，如果蔚景不在他手上，又在哪里呢？难道还有第三方的人？影君傲？影君傲救走了蔚景？如果是影君傲救走了蔚景，虽然他心里对这个男人再一次抢在他的前面很是不爽，但，至少蔚景是安全的。可如果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蔚景还是在锦弦手上呢？其实暂时也应该是安全的，只是，他不知道已是强弩之末的锦弦，会如何对她。

一想到这里，他又无法冷静下来。不行，得赶快找到她才行。一刻都是煎熬。他得自己去。对，亲自去！猛地转身，疾步往屏风外走，身后骤然传来“哗啦”一声巨响。他一怔，回头，就看到温泉池里的池水蓦地溅得老高，有什么从水底破水而出。是一个。当那人从水里慢慢浮出来，先是黑发，后是额头，紧接着就是如画的眉眼，熟悉的五官，一点一点撞入眼中，凌澜浑身一震，忘了动、忘了反应，也彻底忘了呼吸。

直到女子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自池中站起身，朝他嫣然一笑，唤他：“凌澜”，他才回过神来，欣喜若狂上前。甚至等不及她上来，他已纵身跳进池中，将她大力一拉，重重裹进怀中。

当熟悉的身子入怀，凌澜只觉得一颗心颤到了极致，好半天，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就只双臂紧紧用力，将女子孱弱的身子死死裹住，生怕一松手，她就会消失。蔚景被他箍得有些喘不过气，却没有推开他，反而也用力将他回抱住，第一次宁愿这样窒息在他的怀里。

“凌澜，你怎么才来？我一直等，一直等，都等不到你，我怕你出事，想出来看看，却又不肯出来，怕出来被他们抓住，反而连累到你，你知道吗？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我……”窝在他的胸口，蔚景语无伦次地说着，声音颤抖又哽咽，话未说完，两颊蓦地一热，凌澜已经捧起她的脸，将她吻住。

原本就被他箍得透不过气，然后又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哪里还能经得住他如此深深一吻？蔚景气息不稳地软在他怀里，几乎都站立不住。直到她觉得自己真的快要窒息过去的时候，他才缓缓将她放开，看着她，凤眸深深，目光黏稠，映着温泉池中清澈的池水，熠熠生辉、波光潋滟。

“没事了，都过去了。”大手依旧保持着捧着人脸的姿势，温热的指腹轻轻在她的眼角边上来回摩挲，他轻声道，唇角一抹浅笑。

没事了，都过去了？蔚景怔怔回望着他，微微喘息，一张小脸也不知道是因为被

吻得娇羞，还是因为憋气，涨得绯红。虽意料之中，却仍觉得震撼。

“成了吗？”她哑声问。

“嗯。”凌澜轻应。

蔚景眼帘颤了颤，一时间心头激荡得不行，早已想过无数次这一天，可这一天真的就这样来了，她却觉得自己是在梦里。说不出心中感觉，她忽然问：“锦弦呢？”

男人怔了怔，没有回答她，目光从她脸上离开，环顾了一下池中，开口换了一个话题：“你怎么会从水里面出来？”

他方才仔细看过了，池水清澈，一览无余，根本无法藏身，而且，就算她已经克服了对水的恐惧，却也终究不会潜水。是怎么做到的？

蔚景见他不想回答她的问题，也不强求。说实在的，她也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心理忽然问及锦弦。或许是不想他死，毕竟曾携手并肩走过三年的青葱岁月，又或许是想亲手让他死，因为他的身上背着她亲人的血海深仇，她不知道，她也不知道自己想怎样。她只知道，经历了那么多，九死一生下来的她，不能再因为这些不值得的人，影响她跟凌澜的感情，见凌澜不动声色地避过，问了她另一个问题，遂拉过他的手，将他拉到仕女铜像边，笑着指了指铜像：“是这位美女救了我。”

凌澜疑惑地看向铜像，铜像应该是根据真人的比例做的，眉目如画、体态婀娜，也不知有没有原型，如果有，也定是个倾世大美人，铜像做得非常的逼真，长发轻扬、裙袂飞舞，甚至连睫毛都做得栩栩如生。凌澜伸手轻轻敲击了一下铜像，有清脆的声音传来，他附耳倾听，脸上浮起了然的表情：“原来铜像是空的。”

“嗯，”蔚景点头，“我也是钻到水底才发现的，在她裙摆下面可以进去，幸亏我不胖，不然，藏身的地方都没有。”

“你怎么会想到要躲起来？”牵着蔚景的手顺着玉石台阶而上，走到池边，凌澜顺手取了边上挂钩上的干锦巾，帮她擦拭着头发。

“自从被关进了这里，外面就被禁卫层层守着，外面的人不让进，里面的我也出不去，每日能见到的人只有龙吟宫的大宫女绿屏，她给我送一日三餐的膳食。为安全起见，我都是先用银针测试有无下毒之后才用，一直都很正常，可今日午膳，银针却在测试翡翠老鸭汤的时候变黑了。”

凌澜眸光一敛，手中动作顿住。蔚景看了看他，继续：“很明显，有人想让我死。这个人可能是锦弦，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他，这个想让我死的人肯定会过来确认我有没有死，如果发现我还活着，肯定会再下一次手，而我逃又逃不出去，又不会武功，不能硬碰硬，我就只能先躲。”

“当然，我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考虑，那日金銮殿上，我被禁卫带走的时候，你跟我说，庆功宴反，让我等你！正是今日！我担心一旦你们对峙，锦弦必定会挟持我来遏制你，为了不被他利用，我也只能躲起来，让他找不到我。我将碧水宫内外殿都找了个遍，都